

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学术思想

□ 朱良春* 李树仁 姚守诚 章鸿慈

(江苏省南通中医药研究所 江苏 南通 266000)

关键词 章次公 学术思想 中医学

章次公先生，名成之，号之庵，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人，生于1903年7月28日。章先生幼年丧父，由母亲抚育成长，遵守父训，不过问政治，练武习文，后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读书，在校读书时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，敏悟过人，深受丁甘仁先生的器重。丁师是江苏孟河人，在清代，孟河名医辈出，马培之、费伯雄、余听鸿、丁甘仁诸贤纷纷著书立说，他们都能融经方、时方于一炉，而又有自己的创见。他从孟河派吸取了丰富的营养。毕业后，又师事经方大师曹颖甫先生。曹师对仲景之学研究有素，临证常用经方，胆大

心细，这些对他影响很深，但并不为两家学说所囿，锐意进取，不断创新，在学术上自成一家。

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、史、哲、医均有精深的涉猎，对中药学尤有研究，著《药理学》4卷，多发前人之未发，补古人之未逮。

1955年应召赴京工作，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、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、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，还兼任保健局中南海保健医生，担负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。先生记忆力特强，过目不忘，读书又博，所以广采百家，融会贯通，明辨真伪，见识超人。1956年毛主席曾

两次约其畅谈中医学终宵，主席博古通今，看过较多的中医书籍，提了不少疑问，先生均能对答如流，主席高兴的说：“难得之高士也。”

1 师出名门，治学严谨

章先生师出名门，学术渊源有自。丁甘仁先生属于孟河学派，能融经方、时方于一炉，又有自己的创获，处方用药既有严谨的法度，而又能圆机活变，自出机杼，章先生对丁师深为服膺。又曾师事经方大师曹颖甫先生，曹师毕生钻研仲景之学，著有《伤寒发微》、《金匱发微》、《经方实验录》等行世。临证常用经方，大刀阔斧，与丁师纤巧缜密的风格迥异。章先生受二位名师的熏陶，而不为二家所囿，在学术上确实是有青蓝之胜的。

章先生成长为一代名医，因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很为关键的是他

*** 作者简介** 朱良春，男，著名中医学家，主任医师、教授，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，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，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，中国厦门国际中医培训交流中心客座教授，原江苏省南通市中医医院院长，本刊学术顾问。

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治学方法。余杭章太炎先生不愧为他的导师，这位晚清国学大师治学朴实无华，对岐黄研究有素，对这位后生悉心指点，他要次公先生研究印度的“因明学”，讲究辩证法，并引导章先生接受现代医学，以取长补短。次公先生旁及国学，基础雄厚，亦与太炎先生的影响有关。故数十年来，先生所有撰述，汰华词，重佐证，断感情，戒妄牵，皆太炎先生之家法也。他后来回顾这段学习经历时，曾说：“我从前问医于太炎先生的时候，先生指点我治医之余，如能对印度因明之学加以研究，当有助于察事辨理；如能用印度因明学的方法研究仲景的辨证用药，可以更加深切。”又说：“学问极则在舍似存真，因明一学，乃印度教人以辨真似之学也。吾国医学发明之早，比勘世界医史实居先进，汉唐两代，注重实验，已向科学之途迈进。金元以后，医家好以哲理谈医，以邀文人学士之青睐，于是玄言空论，怪诞不经，满纸皆是，亘千年而其流未息，其有害非浅鲜矣！频年以任医校教习，恐其毒侵入青年之脑府也，誓予剪辟，倡言革命，举凡明理之工具书籍，必介其阅读，今年更以因明律令以绳古人之医学思想，朋侪诋我者以为创获，讥我者以为好奇立异，予乃进而教人，以因明轨式书案语，教人以因明思辨方法临证鉴别证候之初阶，深信舍似存真以范过误，非研究名学莫属也。”他治学崇尚实际，反对不着边际的空谈。不盲从，不迷信，实事求是，追求真理，他曾说：“吾人生当科

学昌明之世，但问其学说之是非，不问其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为何。苟仲景学说有背科学，则其罪当与庸医同科；若铃医有一方之效足述，则亦位与仲景同等，当以科学之尺度衡量之，然后始有持平之论。”可见其胸中毫无成见，纯以事实为根据。对祖国医学只有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地加以继承，才能进一步发扬光大。章先生书写的脉案，天然浑璞，无陈腐气。分析病机，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，绝无任何主观臆测之辞，文笔潇洒，用词简练，寥寥数语，义蕴宏深，遣方用药，不拘一格，但无不合度。他的医案，真可谓乍看之无形迹可寻，细考之有凭可据，出于古人而高于古人，参以新知而无斧凿之痕，到了出神入化之地步，太炎先生对其断症明确，用药效捷，曾请人曰：“次公胆识过人”，又对其医案文笔简短很欣赏，他见章次公先生身材比较矮，因有“笔短如其人”之评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2 发皇古义，融会新知

章先生富有革新创造精神，不厚古薄今，勇于吸收新知，积极进取，提出对祖国医学理论要加以整理和提高。他对五行学说有自己的看法，认为祖国医学自有他的精深独到的地方，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。但中医的长处不是在于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，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。他举例说明，中医用“大黄除实，当归止痛”是事实，这是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呢？还是遵循张仲景辨证用药法则治疗疾病的呢？很显然，这与五行生克的学说完全没

有关系。在解放前，这种观点的提出，难免要受到一些人的责难，他被骂成中医界的“叛徒”。但他对此责骂处之泰然，并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，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，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（《素问》十一篇）。我自己承认是中医界的叛徒，但叛徒的造成还是黄帝启示我的，你看这三句话不是极合理的吗？”解放后，他发表了《从太炎先生“论中医与五行学说”谈起》一文。部分同道对此有些议论，所以他在致俞志鸿医师函中曾说：“上海同道对我的看法，毫不足怪，写阳湖赵翼一首诗给您留念。‘双眼全凭自主张，纷纷艺苑说雌黄；矮人看戏何曾见，都是随人说短长，’（论诗五首之一）。”虽然有些观点可以商榷，但他勇于探索，敢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。

章先生所处的年代，正值欧风东渐，中医界前途茫茫，崇古者固步自封，求新者标奇立异，中西医相互抵牾。他挺身其间，早年就曾提出“发皇古义，融会新知”的主张，认为只有中西医团结起来，相互学习，取长补短，打破中西医的界限，力求二者的沟通，才能更好地发扬祖国医学遗产。他指出：“如果中西医依旧深划鸿沟，相互攻短，那无异是开倒车，阻碍医学的发展。”1928 年他在任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时，与当时的西医部主任、留德医学博士李邦政相处甚得，时相切磋。早在三十年代末，他就邀请李博士于晚间在自己的诊所里为他的学生讲授物理诊断、化验诊断、西医内科学等

等,开创了中西医相互学习的风气。他从中也学到了不少西医知识,并写了一篇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》的论文,他认为中医治病以四诊八纲、辨证论治为主,从整体着眼,这是中医的特长,如能运用现代科学的诊断方法,加强对疾病的认识,那就更加完善,也只有这样,才能更好的发扬中医学的长处,从而提高疗效。他曾设想与陈端白、徐衡之共同创办一所平民医院,对各种疾病皆用西医的诊断方法,治疗仍以中医辨证用药为主,经方时方,民间单方,悉可采用,以有效为依据,他认为这样才能使“中西医学之优劣,胥于此中得一明白之结论。倘中医药竞奏全功,一人如此,十人如此,甚至百分之百如此,于是再推研药理,于是中医能治某病,能治者发扬之,不能者扬弃之,此之谓科学方式。”后因财力有限,未能实现。但他在临证时,遇有疑难病例,常请李邦政博士会诊,或进一步作放射、化验检查,以明确诊断。这也就是他主张的“双重诊断,一重治疗。”同时,明确指出:“欲求融合,必求我之卓然自立。”要坚持中医特色,不可全盘西化。迄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。

他常将中西医学理论在医案中合并讨论,对中西医理论进行印证与沟通,提出许多自己的看法。如谓:“大叶性肺炎,痰有铁锈色,系肺循环郁血故也”,进而推论:“麻黄所以为此症之主药,即因其能亢进血压,消失郁血之故也。”“物质属血,功能属气。”“心包者,实指中枢神经也。”“宣肺药

多是祛痰剂,肃肺药多是镇咳剂。”“考月经不正常,恒能引起胃证候,古人用平胃散通经,即是此理。”“月经之生理虽在卵巢,亦受神经之支配,古人调经多用疏肝,意在调节神经”;“凡痛与带下,总是炎症。”诸如此类,在《章次公医案》一书中俯拾可见。

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,应有广博的知识面,认为:“为医者,仲景之书固不可不读,而于历代各家医集,晚近中外科技书籍,以及其他小说笔记之类,凡有关医道者,胥应浏览,识见广邃,而后临床辨证论治,自可左右逢源,得心应手。”例如他治疗痢疾所使用的“通痢散”是从章回小说《镜花缘》中得来的,此散原名“治水泻赤白痢方”,是一剂宣通积滞、顿挫泻痢之良方,这也可说明他是善于博采众方,兼收并蓄的。

先生善集各家学说之长,又参合西医学之理论,其辨证,明晰精微;其用药,机动灵活。案语从无空洞肤泛之词,悉皆辨证识病之要。并善于用辩证法来指导医疗实践,抓主要矛盾,透过症状现象,认清疾病实质。处方简练,击中要害。用药剂量,或轻或重,往往出奇制胜,每收著效。

先生治病既从整体着眼,也不忽视局部病灶。他往往将辨证与辨病结合起来探索疾病的症结所在。例如湿温(肠伤寒),其病灶在肠,2周后,当警惕肠出血,斯时如能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,选用直清阳明、坚肠抑菌的药物,则不仅有直接针对病原的意图,又有防止和治疗肠出血的作用。先生从《伤寒

论》葛根芩连汤悟出“苦以坚之”之法,常参用川连、黄柏、苦参、生地榆、荠菜花、银花炭、白槿花、乌梅、白芍等。这些方法,是不背古意,而又高于前人的。

再如胃痛,先生对其治疗也是很讲究辨病的,例如他往往从胃痛是否有节律,是否泛吐酸水,得食是否痛减等诸方面,来判断是否为消化性溃疡。当然,如能通过必要的理化检查,更可确诊。而一旦辨明其为溃疡病,则表示胃部实质之变化,多采用叶氏养胃阴的方法,同时针对性的保护溃疡,促使局部病灶之恢复。止痛也罢,制酸也罢,补中也罢,都不能离开溃疡这一前提,先生曾经指出:“凡此等证进用香燥刺激之品,未有不僨事者。”他因此创造性的运用大剂量杏仁(一般用至24克)等富含油质的药物以解痉镇痛;以白螺丝壳、煅鸡蛋壳、煅瓦楞子、滑石等含有钙质的药物以制酸;以象贝、马勃等药以消炎,以象牙屑、琥珀、五灵脂等化瘀生肌,避开了习俗常用的香燥理气之品。并创订了一些治疗胃溃疡的方剂,如用凤凰衣30克、玉蝴蝶30克、轻马勃20克、血余炭15克、琥珀粉15克,共研细末,每服2克,每日3次,食前服。实践证明,这些验方是经得起重复验证的。

此外,他很留心民间草药和有效的验方,曾多次提示后学对《千金方》、《外台》作深入的研究,所谓铃串单方之称卓效者,一般人以为秘方,实则多出上述二书。一些验方、草药当时时医以为不屑一顾,而先生只求实效,常常

乐于采用。其中如白槿花治病，马鞭草截疟、凤尾草治带、苈麻根止血、仙鹤草强壮等等，收效较著。

先生对《本草》的研究，下过很深的功夫。著有《药理学》4 卷，一些药物的作用，诸家之说难以相互印证，先生经实践后予以确定。如柴胡，认为其功用有三：一祛瘀、二解热、三泄下，治热病时有时用至 24 克。不拘“葛根耗胃汁”之说，用于解热，其用量曾达 30 克之多。用望江南治热病便秘，证明其作用缓和可靠。用紫花地丁治温热病，取其能排泄毒素。凡此引伸扩展，使人尤多启迪。他非常善用虫类药物，如蜂房、蜣螂虫、蕲蛇之用于痹痛；蟋蟀、蜈蚣、地鳖虫之用于积聚肿胀；蜈蚣、全蝎之用于偏头痛，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，对近代虫类药的广泛使用，起了推动引导的作用。

先生对医学史的造诣亦深，平时喜阅读文史传记，从其方技人物传略中，考医界前辈遗迹，成《诊余抄》一集，陆续发表于医药杂志，藉以阐扬前人经验，激励后学。

3 寒温统一，经时交融

章先生曰：“各家学说，互有短长，治学者不应厚此薄彼，能取长补短，其庶几矣！”先生敢于打破寒温的界限，吸取各家学说的精华。先生常说：“仲景之书，确是大经大法，有启迪后人的作用。清代叶天士氏等总结前人的理论与经验，阐发温病学正是对《伤寒论》的发展。惜乎宗仲景者，每歧视清代温热家言，而温热家亦抵毁经方，互相水火，历三百年而未已，其实均门户之见而已。”他一针见

血的指出：“温病以卫气营血四字为纲领，其归纳证候的方法，凭借客观的事实，固与仲景之划分六经，异曲同工者也。”“吴鞠通以温病当论三焦，不可循六经，谬矣！”先生认为寒温乃是完整的体系，温病学说是《伤寒论》的延伸与发展，不应割裂开来，这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对于过去所谓“经方”、“时方”之争，他颇不以为然。认为“王旭高师法天士，于仲景书亦深达有得，故所著俱切实用。”先生治热病或用辛温，或用辛凉，全凭证情而定。他虽然批评清代苏医对热病用药轻描淡写之处，但也取苏医之长。曾对《临证指南医案》温热门席姓七案作出客观评价，否定了陆九芝的一些论点。例如，陆氏认为犀角、菖蒲能“送邪入心”，先生指出：“牛黄清心丸是解毒药、镇静药、强心药，用治时症，此正叶氏之创获，陆氏攻之，适彰其浅妄矣！”对于叶氏治温病注意养阴的方法，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：“滋水制热之法，用于热病，意与现代所谓营养疗法同。其意发于王冰，其风起于明季，至叶氏而益臻完备，故温热学说，体用兼赅，叶氏实其大师也。”先生治学，无门户之见，无派别之争，博采众长，力避其短。可见先生对人、对事，绝无成见，而是公允的评论是非得失。

先生对温热病的治疗，经验丰富，风格独特，限于篇幅，不能作出详尽的介绍。不少同道都知道，他治病十分注意保护心力，我们认为，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突破。尝见温热病有不危于邪盛，

而亡于正衰者。特别是温热病，若病程较长或病人极期，正邪交争，以至决定阶段，一发千钧，若心力不健，正气不支，极易昏痉厥脱之变。辨证之要，在于望神色和察脉象。若神气萧索，脉来糊数，或脉沉细而不鼓指，或两脉有歇止，或脉微欲绝等，必须着力扶正强心，保护阳气以固阴液；若辗转徘徊，势必两败俱伤；若投清温开泄，则祸不旋踵。

针对热病容易伤阴的特点，保护心力，先生常以甘寒（如生地、麦冬）、甘温（如黄芪、党参）并用，甚则加附子。他还很喜欢用六神丸，指出：“六神丸并可兴奋心肌与脑神经”、“热病心力衰竭用附、桂则人畏惧，用六神丸既能强心，又不遭谤。”热病心衰或中毒性休克用之，每奏良效。《冯氏锦囊》全真一气汤（人参、熟地、麦冬、五味子、附子、牛膝、白术）先生常用之。此方乃参附汤、生脉散加味也，温阳而无升浮之弊，育阴兼有化气之功。30 年代亲见先生以此方为主治湿温重症，获救者众。有时虽见高热呓语，但病人极期，正不胜邪，毅然舍病救人，竟以此汤加减而获验。虽说此法得力于张景岳、高鼓峰辈，然非先生孰能为之？诸如此类，均属越出常规，无怪太炎先生有“成之胆识过人”之誉。

章次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44 年，2003 年是先生百岁诞辰，谨以此文缅怀、纪念他弘扬、振兴中医学的伟大业绩，他的高尚医德，精湛医术，革新精神，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前进！